非虚构微故事
记录生活百态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电话：13938039936

雪夜一把伞

□李 玲

漫天的雪飘飘洒洒地落下，到处银装素裹，在华灯的映衬下闪闪发光。北风呼呼地吹着，似乎要把这灰暗的天幔扯开。

我辅导完学生已经五点半了，又冷又饿，不由自主快步走向车棚。往日的电车轻快利索，今日一推却死沉死沉，低头一看，原来车胎一点气都没有了。

哎，真着急人啊！下这么大雪，天已经黑了，城乡公交已经没有了，先生的电话又关机，电车又关键时刻抛锚怠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暗暗地诅咒这鬼天气。

没办法只好步行了，离家有好几公里呢！没有带伞，风夹杂着雪花打在脸上，生疼生疼，我把脖子缩了缩继续前行。

越走风越大，雪也越下越大，我越来越冷，耳朵像刀割般疼痛。走着我在心里默默念叨：如果有一把伞就好了，最起码脸和脖子不会那么疼痛了。

我有些胆小，走路总爱回头看。身后有个人戴个大口罩，把脸盖得严严实实，和我就四五米的距离。我害怕是坏人，不由加快了前进的步伐。

回头看看那人，我走快他也走快，我走慢他也走慢。我内心忐忑不安，想起了先生交代我的话：现在坏人多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馈赠，更不能和陌生人走得太近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害怕，步伐更快了。

眼看那人就要追上我了，我索性停下来看他到底干什么。那人到我跟前，摘下来口罩，原来是个挺帅的年轻人，他嘘嗫道：“大姐，我是给在这里上班的妻子送伞的，她乘别人的车回去了，这伞你打着吧！这么晚了，我看你一个人，也没有带伞……”哎，原来虚惊一场！我不安地接过了年轻人的伞。

年轻人挺健谈，走着和我聊着。他和妻子都是乡下人，在深圳打工十多年，在郾城买了房。孩子大了，老人年纪也大了，夫妻双双辞工回到郾城，在附近的工厂打工。

就这样，一路他说我听，几公里的路很快走完了，浑身走得热乎乎的。

到分手的路口了，那年轻人微笑着说：“姐，雪下得挺大的，伞你就打着吧！”说完朝着和我相反的方向走了。

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连他的电话都没有来得及问。雪落在他的背影上，很高大很高大。

风雪夜归人

□徐雪琴

外面的风呼啸怒吼，雪簌簌地落。我关严门窗，拧开电火桶的开关，打开书页，听上一曲班得瑞的钢琴曲，静候风止雪停。

晚上，胡先生微信：“冷了吧？我等会儿就回来。”寒冷的冬夜，这样的问候当然最切合心意。可是，不太忍心：“这么冷，雪这么大，你就不要回来了吧？”“有什么关系？我开车怎么会冷？”

我悠然地等候风雪夜归人。

六年前我们还没有私家车，胡先生十年如一日奔波于家和单位之间，虽不必每日往返，但也常风里来雨里去。以前乘坐三轮车，那时候公路坑洼不平，每次坐车骨头都能被颠散了架。而且每次等车都望穿秋水，人坐满车才走。

记得妹妹定亲的那个风雪之夜，因为与娘家离得不太远，晚上，先生和我交替抱着半岁多的女儿，踩着田野里没过脚踝的积雪往家赶。在一座小石桥处，先生脚下一滑，他第一反应是拼命护住怀里的婴儿。幸好只是单腿跪地，爬起来又继续走。到家后，胡先生才发现自己的眼镜没了。细寻思，应该是在小石桥边掉落的。把孩儿丢给婆婆，我们返身去寻，眼镜果真还躺在那片被我们踩疼了的雪地里。

后来，我们努力攒钱，终于买了一辆摩托车，还是分期付款的。胡先生上班方便多了，可以说走就走。一家三口出个门、走个亲戚，也能很快就到。不过，在风雪天里，骑车真不是个滋味，冷风会啮咬每一根神经，浑身就像被浇透了凉水。先生置办了防风雨衣、厚手套、护膝。每次回到家，褪下“全副武装”后，帽盔下的头发散乱地贴住额头。他的狼狈模样常惹得年幼的女儿大笑不止。

我童年关于风雪的记忆更加深刻。家里的房子四处漏风，父亲细心订上去的厚厚的塑料薄膜稍微能阻挡些窗外的寒气，但屋顶瓦缝里总有风卷细草般的飒飒声响，小雪珠也会无法拒绝地落在我的床前。雪后初晴的日子，外面白皑皑一片，家里的地面上也晶莹剔透，像覆了一层细细的盐粒。我们的小脸小手，不是被冻得通红，就是被饭前灶膛的火光映照得通红。一直到我小学毕业那年，家里才建起了真正能够挡雨遮雪的六间瓦房。

如今，那些苦难的岁月都已成为过去。在雪夜，等待归人，我心里落满了雪的洁白。

微笑的雪人

□果果

11月22日，正是小雪节气，漯河降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雪纷纷扬扬地落下，玉树琼枝，将大地装点得像一个纯洁的童话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在雪地里飞奔，她的笑像洁白的雪花一样飘落：“我这么轻，像要飞起来了！”

大概每个孩子都是爱雪的。飞舞的雪花，将世界的色彩，由繁复变成简单的白，满足了孩子奇特的想象。像雪花一样飞起来，是一个爱雪孩子的美好愿望。

女儿也是一个爱雪的孩子。家里相册中留下的她的照片，与雪的合影最多。在雪花一年年飞舞中，她渐渐长大。每年下雪，她都要用雪制作灵性的作品：雪人、雪房子、雪狗、雪鸭……冬天来临，下雪，是女儿最盼望的事。

女儿今年上初三了，学习非常紧张，每天像打仗一样，一放下书包，饭菜就要端到桌上，边吃边看表。吃完饭，她就埋到了书堆里，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政治、历史……作不完的作业，背不完的书。她的生活如此单调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就是学习再学习。

前几天，听说要下雪，女儿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每天都要看天气预报。当雪真的纷纷扬扬地落下，女儿兴奋起来。这天晚上，吃完饭，她破例没有立即写作业，而是高兴地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去外面玩一会儿吧。”

玩，对女儿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，她很久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了。是外面飘飘舞舞的雪花，喊女儿出来玩的。

我欣然应允。同女儿一起下楼，到住宅楼门前的空地上。

女儿把地上的雪，用手拢作一堆，拍拍打打，渐渐堆成椭圆形的身子。雪繁密地下，落在她的头上，落在她墨绿色的羽绒服上，她黑亮的长辫子上结满细小的冰凌。可是她仿佛感觉不到，聚精会神地堆她的雪人。

在雪地站久了，我的脚冻得生疼，像猫咬一样，不由使劲地跺着脚；雪扑在我的脸上，脸冻得麻麻的。

“你是不是想回去了？”女儿问。

“是啊，好冷！”我答。

“我没觉得冷啊？”女儿沉吟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你觉得冷，是因为你已经没有童心了。”

是的，我已经没有童心了。我承认，此刻，我只想奔回开着空调的温暖房间里。

可是女儿为了把雪人的头塑得更圆些，甚至脱掉了手套，拍打着一团雪。手的温度，把洁白细碎的雪团结在一起，成为一个雪白的圆球。女儿把雪球放在堆好的雪人身子上，雪人就憨态可掬地立在楼洞门口。闺女又从门前干枯的葡萄枝上折下细小的一枝，弯成弧形嵌进雪人的脸上，雪人的表情马上生动起来：一个微笑的雪人！

这笑，是从一个孩子的童心里流淌出来的。雪人或许很快就会融化，可是，雪人的微笑，却永远留在我心里。

温暖

□韩月琴

下雪了！大片大片鹅毛般的雪花从空中飘下来，半天工夫，大地已经一片洁白。

中午，我陪着儿子去新玛特吃饭。其间，他对我说：“妈妈，老师说明天可能会结冰，路滑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了，我自己来吃饭。”12岁的儿子挺懂事，他心疼他怀有六个多月身孕的妈妈。平时，都是他自己骑车回家吃饭，只有下雨的时候，我提前来新玛特给他买好饭，等他来吃，为的是让他节省下排队等候的时间，用来做作业。我也知道，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笨重，不适宜这样来回跑。听儿子这样一说，我从心底感到欣慰。

晚饭后，收到孩子老师发来的短信：“家长们注意，明天早上接送孩子的时候估计会路滑难走，一定以安全为上，迟到一会儿也没关系。”寥寥数语，字里行间写满真情，让人心里暖暖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雪停了。路上的积雪结成了冰，明晃晃的。因为一直打不到车，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步行。走到中医院对面时，看到路边的垃圾箱，我慢慢地走过去，想把一直攥在手心里的纸团扔里面。担心脚下打滑，我没有再往前走，就把纸团抛了过去，可纸团却没有如愿落进垃圾桶，掉到了旁边的地上。我正欲上前去拾，旁边的清洁工阿姨连忙说：“别拾了，别拾了！当心滑倒。”说话间，她已经把手中的长笤帚伸过来扫走了纸团。素不相识的清洁工阿姨，她那急切的语气，像一个血脉相连的亲人。

好不容易坐上了车，已经八点多了，我在学校微信群里发消息：我坐上车了，离大门近的同志五分钟后帮忙开下门。车到学校门口，校长正等候在那里。见到我，他关切地说：“特殊情况，你今天可以请个假啊！”我连忙说：“我第三节有课。”校长又说：“那你第三节课之前来也行，不用这么慌张，照顾好身体要紧。”这学期，类似的话语校长已叮嘱多次，句句都如和煦的春风，不由让人心生暖意。走进大门，一片火红映入眼帘：从大门到教学楼的地砖上铺着一条红色的长毯，走在上面软软的。不仅是脚下这条路，通往餐厅的路、通往厕所的路都铺着这样的长毯，防滑。

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平凡小事，就是这些发生在风雪天里的小事，给我们带来了融融温情，是我们寒冷冬日里温暖的慰藉。